

台下台上的法式生活

謝芷霖

法國人是個熱愛表演藝術的民族。中型以上的城市，一定設有劇院，提供戲劇、舞蹈、歌劇等的表演，如有大型的運動或集會場地，更可見用於吸引廣大群眾的歌星演唱會或樂團表演。大型城市的話，則除了以上比較傳統正式而大眾化的表演外，還有許許多多小眾甚至實驗性的表演團體，如單人脫口秀、小劇場、小型舞蹈發表、小眾音樂會等等。當然，國際型的大製作，大型歌劇或舞劇等，就只有首善之區巴黎能有幸迎接了，畢竟最好的表演場地，都集中在巴黎。

也因此，在首都巴黎，不但能看到最大型最熱鬧的表演，各式各樣的小劇場及微型表演活動，更是比其他地方發達，沒有一天沒有表演，各種型式都有可能，有以電影院為新場地的歌劇，有街頭行動藝術，有遊走地鐵的樂手，也有在餐廳為客人助興的舞者。整個城市就像一個寬闊的表演地，不管身處哪個角落，都能盡情享受看表演的樂趣，種類繁多，兼容並蓄，觀眾只有不知從何選起無法盡得的為難，絕不會有百無聊賴的空白。更積極有參與感一點的觀眾，有一天，一不小心，也許就轉換了角色，成為舞台上表演的一方。在表演藝術盛／聖地的巴黎，這樣的移轉頻繁得很，一點也不稀奇。

我從留學讀書到後來結婚定居，在巴黎居住超過十五年，也算是個小巴黎人了。因本身所學及興趣的關係，看過的各類表演，多如繁星，可說是忠實的觀眾。但是如果要我轉換角色，站到

舞台上，接受公眾眼光的批評，這可就令人猶豫再三了。從小我就是個本性膽小的孩子，要我上台說故事，可以馬上忘記所有要說的話，手背在身後抖個不停，在眾人前姿態既不特別優美，身形也絲毫沒有迎接他人眼光的從容，一不注意，扭捏焦慮的小動作，就能把內心的害怕暴露無遺。但我偏偏成績不錯，同學一天到晚選我當班長，不但得常常在眾人前說話，還得面對嚴肅的老師。我不得不強迫自己慢慢學會控制音量、聲調及情緒，讓自己隨時隨地保持開口的從容。

到了高中，為了繼續克服這與生俱來的害羞，讓自己言之有物，我甚至刻意跑去參加辯論社，把自己推到面對眾人的言論前線，假如說出的話沒有份量，沒有吸引力，台下觀眾的表情及眼神馬上現實反應。而這樣「折磨自我」的訓練，到後來竟然成為我最佳的吃飯工具，因為從大學時代開始，我就開始當上了老師，英語教師、社團指導老師，到後來的對外華語教師，都得隨時面對一群聽眾，不但要言之有物，吸引注意力，更要能適材適性，啟發熱情，鼓舞激勵。

開口這一點，經過多年的磨練，總算是有了一定的成果。但是假如不開口呢？站在眾人眼光前，去除言語，沒有了辭彙華麗的衣裝，只剩下龐然大物的軀殼，我能坦然面對嗎？我的身體有表達的勇氣嗎？身體懂得表達嗎？對文學理論、語言的鑽研到了某個地步，所有的研究都不免要回頭想想被冷落已久的身體，走到後現代，語言不斷地被拆解、

重組、破壞、重新定義，解構的同時，身體赤裸裸從暗裡顯影，運用頭腦的思考研究者，也不得不重新檢視被人文討論長期忽略的身體。身體與思考果真是分開的嗎？一直以為的思想操縱身體，道理何在？或者，身體反而有先於所有思考的敏銳？身體所感觸可以超越所有言語所及？關於身體的論述，在後現代，成了豔麗綻放的玫瑰。

為了平衡留學生活用腦過度卻四體不動的狀況，也為了保持運動的習慣，鍛鍊起碼的體力，我開始尋找能激起興趣，又能持之以恆的運動。鑑於自己手小身形矮，球類運動本不擅長，又有場地問題，一概免談。要拍檔的，太麻煩，還要受制於人，不考慮。挑三揀四到後來，誤打誤撞走進巴黎知名的舞蹈社之一，開始學舞。學的，自然都是不需舞伴獨舞即可的，十年來，學了佛朗明哥，後來又加進肚皮舞。中間曾嘗試過幾次 Salsa，卻因為舞伴問題，終究放棄。

真的學起舞，就會發現，自己雖然手腳還算協調，數起拍子聽起音樂也還靈活，動作做起



來也不太笨拙，但是終究不是做專業舞者的料，沒有與生俱來的優雅天分，也呈現不出完美的曲線與體態。不過無妨，專業本不在此，最初是學來當運動而已，沒想到還能跳出點名堂，學出點模樣，以業餘水準來看，也不教人太失望了。學舞的身體經驗，又碰巧給了我許多對後現代理論思考的靈感，舞蹈帶來的身體上種種刺激或改變，也啟發了對環境的新視野，對語言使用的新觸發。當然，還有對不同文化的觀照與瞭解，佛朗明哥來自吉普賽人，保留在西班牙南部鄉間，肚皮舞則混合了阿拉伯及從北非以迄中東的地方民俗文化。舞雖從身體的小動作開始，卻可以廣伸至樂調的種類及歌詞的情感文化烙印，從小自我出發的鍛鍊，往往可以延展成廣袤的文化行旅。學舞，意想不到地開發了我的思考領域，也讓我自然而然跳脫心身二元對立的窠臼。

豈知，最意想不到的挑戰還藏在別處呢。

學舞初期，法國人對表演藝術的狂熱，尚渾然不知，對已延燒近身的火光，更是無知無覺。跟著新回國任教的老師學舞學了兩年，老師也累積了不少經驗，為了在舞蹈社增加影響力，擴大學生群，也為了給自己的學生一個表演所學的機會，她決定參加舞蹈社的年終發表會。大多數的學生都躍躍欲試，我也不禁讓他們的興奮感染。滿心以為這應該只是像小孩子學校上台那種小規模的兒戲罷了。後來才慢慢瞭解事態嚴重。法國人對表演的看重，讓他們對所有的表演都肯大手筆投資，即使是業餘二十分鐘的表演身分，過乾癮成分居多，也不該掉以輕心，只要站上舞台，就該受到應有的尊重，承接對等的掌聲。這下子我才知道，所謂的舞蹈社年終發表會並非兒戲，這間在巴黎也算知名的舞蹈社，除了藉此機會招生外，更重要的是展現其教學成果，從表演場地，到宣傳行銷廣告售票，都與專業舞團無異。

對，各位讀者沒看錯，表演「公開售票」，欣賞這場表演得要掏腰包買票的，因為不只場地數一數二，後面的技術團隊更是不可小覷，甚至還製作紀錄DVD片發行。問題是，在台上跳舞的人恐怕沒那麼專業……。我默默看著所有陣仗鋪陳，驚得目瞪口呆。後來才知道，上台表演的，除了有我們這種初學者外，還有為數眾多專業或半專業舞者，要與他們一起分享舞台，再怎麼樣也得跳出一定水準，否則真要叫人嫌棄了。

那是我第一次登上法國舞台表演，老師也是第一回帶領學生參加這種演出，大家都青澀生疏，毫無經驗，服裝全黑，舞步在台上缺乏陣式及場面效果，聽說老師被舞社老闆狠狠念了一頓，我們的舞課也頓時成了邊緣。只抱持大家共同參與的心態，不但消極，且是萬萬不可的。在法國，演出必是嚴肅正經，在準備工夫與排場面前，無論專業或業餘一律平等，就算技不如人，陣仗卻是不能不擺的，所謂輸人不輸陣。於是，隔年，老師又不服氣率領大家參加演出。這一回，她可學乖了，早三四個月便開始召集人馬準備，不同程度有不同舞步，還有隊形變化，到了最後階段，還要求大家集資買布，畫設計圖讓大家去做統一的舞裙，連髮式都有定樣，舞鞋也有統一的顏色，音樂選取有層次，高潮清楚明白，大家對舞台妝也有了經驗。這一次表演，聽說不但讓老闆笑逐顏開，也獲得觀眾的好評。

我終於見識到法國的表演生態。在巴黎這樣的文化古都，表演更像是全民運動，無論是小老百姓或升斗小民，都該擁有粉墨登場的機會，在聚光燈下，面對觀眾的審視。

這裡有個很大的問題，表演可不是簡簡單單隨隨便便，三言兩語便可打發掉的小事。對某些天賦異稟的人來說，登上舞台，他如魚得水；可惜，對絕大多數的人而言，把身體暴露在眾人

的眼光下，可是會讓人緊張胃痛，雙腿發麻的。對我，更是惡夢一場。不知道跟亞洲人拘謹的教育有沒有關係，在法國人堆裡，我總是覺得自己放不開。對身體與動作都有太多不自覺而內化的限制。天生的害羞膽小那一面，儘管在開口說話發表自己這一項，已有長足的進步，身體卻如一塊璞玉，未經雕琢，遑論訓練，根本還縮在沈默的黑暗裡，一見眾生眼光，便驚駭恐慌，方寸盡失，更不用說以舞步的精準優雅來規範控制了。不要說表演，只要稍稍意識到旁人注視的眼光，只是在練習的我，也能因而心慌意亂，頭腦一片空白，突然手腳停滯，不知所之。也因此，我最怕老師突發奇想，叫學生一一即興獨舞一段，這樣的課程安排，連熟悉的舞步都能在人前因緊張而忘得一乾二淨，即興？那豈不是要我的命嗎？每當這種時候，我一定躲在人牆後，祈禱老師把我忘記，絕對逃不過的時候，勉強上陣，也多半灰頭土臉全身僵滯，敗下陣來。技藝不精，當然是一大問題，但我明白，身體的拘謹，在人前的莫名害怕，其實更是無法突破的關卡。我花許多年時間，從精鍊語言培養學識給自己發表的餘裕，練就開口的勇氣，可是我的身體仍然開不了口，失去了語言，身體卻無法流暢自在地表達自己。身體圈養在種種規範的牢籠裡，稍有展現，便驚懼不已，深怕因為不完美而觸天條，因為太外露太無節制而越界。而這條界限，卻是藏在心中沈厚的柏林圍牆，假若沒有人為拆解，也許一輩子將箝制身體的表達自由。很多朋友看到我教書頭頭是道的模樣，或是與人爭辯滔滔不絕的狼勁，通常都不能想像我對在人前伸展身體的恐慌焦慮。只有自己明白其間的無力。

不過，天生反骨的我，連讀文學都要講語言革命了，怎能任體內的柏林圍牆逞威作福限制行動自由呢？革命最有效的，恐怕還是從身體力



行開始，身體革命當然也從自己下手風行草偃。既然一伸展身體便僵滯失措，那舞更要持續練下去，讓不斷重覆的伸展訓練去習慣身體。既然害怕眾人的眼光，那更要參加表演，把恐懼逼到極限，讓自我意識退無可退，也許身體才能得償期待已久的自由。幼時以來的固執依舊，因為好強不認輸，學舞再苦也堅持了十年。因為希企有一天終能解放身體的禁錮，我一次又一次參加絕非專長的舞蹈表演，儘管緊張依舊，拘謹如故。幸好，長時間的堅持不是毫無意義，我觀察到些微變化，儘管細微，也發現一些化解害怕的方法，讓我漸漸也能在舞台上綻現一點勉強的笑容。

說來也許是老生常談，卻是摸索了多年才悟出的心得。怎麼樣讓自己上了台還能鎮靜自若，游刃有餘？除了排練到滾瓜爛熟，閉著眼都能跳的地步之外，沒別的辦法。有人能夠輕易把學會的基本舞步即興編織起來，自由舞出獨特的風格。有人能夠把學得的大段舞步流暢熟記，數段銜接，再加上自己的獨特表情，小動作，不同的組合，便幻化成了獨門絕活。更厲害的尚屬能悠遊於不同舞蹈間，想辦法融合互通的，這多半已屬專業領域，一般人大概很難做到。這種種身體享有的自由，對我這樣個性的人，完全流於夢想

層次。像我這種人的身體自由，只能來自於嚴格規畫排練，給身體一個有所依循的藍圖，給以架構，賦予枝節，從頭到尾寫好腳本，照本宣科。等到幾無差錯再也不能更熟悉的地步時，這當兒，身體才有餘裕睜眼看看台下眾生，微微笑，稍稍放肆出一點感性，遠離害怕緊張，完全投入揮灑。那時，才終於能感受到一點點的表演樂趣：「啊！原來表演能給予身體這樣的自由。」

然而，擁有這樣的從容其實是相當難得的，而實際上可能也不過持續個幾秒鐘，稍縱即逝。假如外在環境無法配合，處處阻礙，身體無法放鬆，表演效果自然也要打折扣。來法十五年，學舞十年，當然也要學學法國人對表演的熱情，時不時參加一下。站上大型表演場的經驗，應該有四、五次之多，另外還有一些私人性質的小型表演，甚至還在生日宴、婚宴上跳過簡單的獨舞，完全扣合法國人熱愛表演的習俗，努力「身體力行」。碰到講究舞台效果的老師，除了舞步之外，還要演出劇情，製造戲劇效果，喜劇時，用面部表情邀請觀眾參與，悲情也要有傷痛的決絕眼神，俐落斷然的舉手投足。所以，明明原本是當作娛樂消遣的舞蹈，卻常常成了耗時費力的活動，長達三、四個月的密集排練，老師求好心切帶來的沈重壓

力，有時不禁自問：何苦對不是專業的東西付出那麼多心血與精力，值得嗎？可是處在法國，表演藝術的殿堂，似乎沒有人在意值不值得這等層次的問題，對他們來說，表演好比人生必經的過程，總有一天輪到你上台接受掌聲，既然有機會站上去，自然要好好把握，全力以赴，用身體舞出榮耀的時刻。其他的人也絲毫不吝惜去當觀眾，報以熱烈的掌聲。所以，舞蹈社的年終發表會即使需購票觀看，還是能吸引大批的觀眾，以呼喊掌聲鼓勵有勇氣站上舞台的表演者。

多樣表演活動中，只有一項我始終拒絕參加：肚皮舞老師舉辦的競賽。參加競賽的人，可以獨舞也可以雙人或三人舞，音樂、編舞、服裝、排練，所有過程全部自己來，老師可以給意見卻不干涉也不參與。對已有職業級水準的同學來說，的確是很好的舞台經驗。只不過，我沒有那麼強大的表演慾，也不覺得有競賽的必要。參加團體表演，除了小小的「身體革命」之外，也同時兼有深入認識朋友，分享歡笑的功能。表演只是一個觸媒，並不是最主要的目的，過程反而比較難忘。至於為個人發表而設的競賽，我既沒有攀登那般水準的野心，也欠缺主動表演的熱誠，或許身體也還無法承受那樣的暴露與評判眼光。畢竟，「身體革命」尚需努力，仍未成功啊。

記得去年的佛朗明哥舞表演，大家準備算是不錯，排練得也還令人滿意，服裝伴奏也到位，可是歌者卻一再於某個長音部分弄錯轉折，而那卻會影響舞步的進行，老師只好在上台前幾秒警告大家假如歌者唱錯的應變方法。這個表演場地並非專業舞台，地板也不配合佛朗明哥舞，腳擊的聲音雖然出得來，地板卻嫌太硬，而且太滑，我們舞中好幾處轉圈變得十分危險，連續轉圈的部分，要是不小心，可能摔傷也不一定。然而我們自然是當天彩排時才發現這個致命的缺陷。但

是已經來不及了，除了硬著頭皮上場，也沒有別的法子。我們想盡辦法抹可樂、抹粉，來增加鞋子的磨擦力，效果都不好。再加上歌者可能的錯誤，我根本無法放鬆，整個人處於焦慮無措。果然，那天的表演，我完全跳不出應有的水準，身體僵硬，轉圈失敗，歌者也果真唱錯，讓大家亂了幾秒鐘。有的人對於這些臨場意外，毫不驚怕，仍然跳得得心應手，專注如常，我真的佩服至極，因為自己實在還達不到那樣的境界。

談到臨場意外，倒有個十分有趣的小插曲可以講講。今年六月二十一日夏至音樂節，我們的肚皮舞老師竟然獲邀至郊區一個小鎮上安插表演。我們因為排練年終發表會，有現成的團體及舞碼，老師就讓我們去了。她自己因為有事困在摩洛哥走不開，學員就自己隨機應變。音樂節在法國行之有年，也變成全民運動了。這一天，從下午開始，在路上、廣場、甚至咖啡廳、酒吧裡，或搭台裝設大型音箱，或只是幾台樂器，不管走到哪個角落，都可以隨興觀賞一場表演，有小眾演唱，有舞蹈演出，有台上台下跳成一片的，也有五光十色的演唱會。有人演奏從未見過的樂器，也有業餘鬆散的表演。自己興起擺攤賣唱的也有。當然，巴黎還是有其熱鬧的傳統。我們一行學員，帶著興奮又緊張的心情，想像著如巴黎的盛況，在鎮上的火車站集合。不是所有人都有空參加，總人數有多少，沒人心中有譜。大家慢慢走至表演地的廣場，隔著街遠遠一看，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整個大廣場上，只搭了個小不拉幾的棚子和不超過八平米的舞台。廣場前停放的车並沒有撤走，舞台上只有一位老頭孤伶伶地拉著手風琴，台前因為時候尚早，只流連了小貓兩三隻。大家看了真是哭笑不得。不是市政府主辦的嗎？怎麼搞得這麼冷清沒有規模？場地這麼草率？不過既然答應演出，就得盛裝登台。在了現場，只見最基本的播音機器和舞

台，沒有負責人，也沒有主持人。什麼時候上台？幾個不同團體的人自己協調。我非常慶幸沒有任何認識的人跑來觀看。但是同學裡好幾個可都是全家出動，特地來捧場的，我看到那樣的陣仗，只差沒有昏倒。他們恐怕會失望吧？首先，舞台太小，而我們多達十一個人，雖然沒有全團到齊，但原本的舞碼是設計給大場面的隊形，還加上舞扇、紗巾等道具，那個才七、八平方米的舞台，怎麼塞得下那麼多人和道具？於是大家臨場決定一半人站到地面上跳，把舞台延展開，隊形改掉，有舞伴的地方也臨時湊對，衣服一樣鮮艷明亮，濃妝卻大可省了。畢竟只是露天舞台，沒有燈光，也沒有音效。大家在連門都沒有的小棚子裡互相遮掩換好衣服，外面觀眾因為可以瞥見棚內動靜，早就好奇等待，加上我們人多，服裝顏色又引人注目，不知不覺竟也聚集了好多觀眾。等到我們上場，台前已經坐滿了引頸企盼的一群小朋友，本來只是路過的人也都停下來觀賞，場子一下熱鬧了起來。音樂節該有的氣氛

也昇高了。大家有模有樣的跳起來，沒想到音響設備太差，才十分鐘不到的舞曲，卻跳針五六次，但是大家居然都很鎮靜地放慢，把舞步跟上，繼續，實在很有專業的應對風範。只可惜，舞台太小，一些原本該有的戲劇效果表現不出來，除了入戲的前台小朋友似乎看懂了之外，一般觀眾並沒有如我們預期地哄笑。不過，那麼多出乎意料的狀況下，我們還能正正經經有模有樣地跳完，從錄影片中看來，大家動作也非常一致整齊，大家都已經十分訝異於自己的應變力啦！可能由於場地的平易近人吧，這場表演倒是我有史以來最不緊張的一次！雖然跳到後面得拼命留意緊縮動作，不要失足掉下小小的舞台，但是我卻一點也不害怕。下了台，大家不約而同笑成一團，彷彿歷劫歸來，只能用大笑來嘉許自己面對一路顛簸的平寧。頭一回的音樂節表演。經過這一次，還有人能說我不融入法國的表演文化嗎？

來法國前，怎麼能想像得到，表演，也是一種典型的法式生活哪！一般人對法國的刻板印象，除了美食、時尚、建築外，大概也想不出別的了，其實，法式生活的一大奧妙，可是藏在他們對表演藝術的熱情裡呢！無論站上舞台，還是在台下當觀眾，都已成了他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。為了讓身體也能練就在表演中隨遇而安的本事，我的「身體革命」繼續默默進行。不想成為專業舞者，應該也沒那個天分，我只希望有一天，身體也能自在開口，流暢表達，不復在人群眼光的界限前，退縮膽怯。

（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博士，現旅居巴黎）

